煙嶼樓文集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五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一

中憲大夫知金山縣署知丹徒華亭縣加同知銜周君墓表　乙丑

君諱紹濂字質卿又字廉泉其先居鄞西南新莊六世祖鼎元遷甯波府城大父起運父鏞並以君同知銜加二級贈中憲大夫大母王氏母趙氏李氏並贈恭人君少孤歲爲童子師得俸穀養大母母及四弟三妹備嘗艱苦大雨跣而擔水婚喪踵接貧困日甚益自淬厲夜

讀倦遂曰五鼓母醒見燈火自起呼就寢急以布圍其窗默誦如故年三十九以府學增廣生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尋游上海久之咸豐三年紅巾賊亂上海當事聞君久客滬而才招致軍營五年正月復上海論功以揀選知縣留江蘇補用是年六月赴省當奉檄帮辦客縣事督視大小諸局議敘加同知銜七年閏月引見明年十一月署知丹徒縣明年八月罷其明月授知金山縣十一年七月攝檄帮上海縣事明年同治元年七月署知華亭縣厥東張學貴者今匪之魁也始在蘇州約結閩廣無賴數千人謀作亂事覺蘇守薛君擒斬

數百人學貴以餘黨亡命沙洲沙洲在丹徒丹陽之間遠丹徒城百餘里負江而海犯處萬家學貴復煽其居民造槍礟戈戟省中名捕二年不能得自君宰丹徒思掩捕之忽暮夜微服出署衆莫知去向君隨所過發防汛卒密散布江濱已渡江至沙洲蹤跡之積數夕盡悉其出入徑路要害一夜遽引衆搗其巢破窗縱身入直抵臥榻手擒之而擲諸地衆始破戶入諦縛之其黨倉卒驚起鬭君大呼曰縣官率重兵親到此獲張學貴矣餘黨釋不問皆擲械散走返入署賞兵從用命者斬學貴以狥夸匪平金山縣署在其城外三十餘里涨涇鎮

與浙江爲鄰君視事之明年粵賊犯江浙破杭州蘇州旣而陷嘉興嘉善平湖漸逼至縣治十餘里外楓涇新埭諸鎭君急募壯勇爲守禦日與士大夫籌軍食治器械教練士卒夜必出察視營壘慰勞之數月鬚髮驟白未幾賊犯縣之泖橋大花蕩君親禦之士卒感激圖報稱呼聲震動無不一當十大小二十餘戰殺賊踰千斬其僞王獲馬匹輜重無算賊望風紛竄不敢犯縣境他日君解組行軍民羅拜泣送曰我公去事不可爲矣去半年而金山陷華亭與婁縣並附松江府城而常勝軍駐其中常勝軍者刺取江浙游手與西夷人而使夷官

敎而將之以備變者也卒强悍好鬬徒取市肆物弗予立賈禍吏莫敢誰何民苦之君至微行市上聞兩軍人以所取物相詬宗大怒呼役縛二人者鞭其背數千民始敢愬冤苦軍伍亦畏法而夷將謂君愛百姓翻重君一日軍變狂集守及其令署中扶辱守令掠取其器用財賄及入君署夷將戒曰此好官毋妄動是時君方以振荒在鄉村聞變急歸而夷將恐君有戒心帥其軍往迎護遇諸塗君下馬詰其詳立收倡亂者卽道中斬之君長身有膂力能馳馬擊劍而膽識過人嘗與余下第南歸舟中慷慨論兵法余笑曰海內承平安用是赳赳

者爲君曰使我將一軍吾家亞夫亦人耳不數年粤賊猋起天下大亂君竟以其才爲

國家用然而元惡授首僅予紀錄金山之役力疾數十戰薦紳賛勵材官勁卒升賞有差而主將積功甄不聞皆爲君搤腕君曰縣令保疆土分也而賞之則異數也奚貪爲蓋其學養尤過人遠矣性不耐媚上官而語護其民丹徒經兵燹民不聊生君請大吏借撥銀數萬濬運河民以存活金山連捷鄰封民繈負而至日千計設法招撫之並亭餞爲粥廠活飢民數萬淸晨入廠中視煮粥成捧一盂首嘗之然後食餓者每

聽訟反覆罕喻數百言聞者感泣作勸民十則刊布閭里所至興廢舉墜自書院至護濟所以至於開河障海悉捐廉倡始兵興以來郡國以徵集軍餉爲吏職凡君所爲皆大吏所謂不急之務者而君獨慨然行之故其民爭獻牌扁衣繖歌頌德政去任則攀轅臥轍焚香刻餞數十里而君亦用是瘁心力以同治二年四月五日卒於官年五十九君既以孤貧習勤儉服官十年無改儒素或訪君幕客見青布袍坐書室者私其友曰此豈縣官彥父乎曰此即吾主人也驚歎息去廚傳蕭然夜飲酒發甕取醃菜根下之民化其儉胥役無華衣每出

屏輿從徒行閭閻閻疾苦治軍好整暇倦而寐甫就枕
鼾聲雷鳴稍驚之即起視事日昧爽興不呼僕隸獨坐
臨閣帖或讀書賦詩暇與客聯吟草稾多散失今存於
家者有歌行律詩十餘篇而已娶李氏監生時勛女封
恭人事祖姑姑有婦道措持內政食貧二十年及爲命
婦不稍驕貴後君八十日卒年五十八子二廷凱通判
加鹽課司提舉銜
賞戴藍翎家杏議敘五品銜前君一年卒女二嫁縣學
生汪愷孝李國安同治四年八月十日合葬縣西桃源
鄉應㠛之麓廷凱狀遺行謁余再拜言曰先生吾父執

又吾父同年友敢以表墓請余熟知君未仕事及得狀又問宦蹟於君門下士汪忠録其言合忠録嘗從君於宦中者能道其瑣屑嗚呼其可表也已是爲表

文林郎前大埔縣知縣任君墓表 丙辰

君諱荃字崑淇自號月坡慈谿人也其先本張氏曾大父瓮生出後於任遂爲任氏大父仁育父大才贈如君官母王氏贈孺人君生三歲父卒母教之甚嚴年三十成道光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廣東明年九月權知廣州府三水縣下車理積訟計日按訊三月而盡縣多富室每聽訟苞苴公行以多寡爲曲直君悉心平反

不受民一錢鹺賈梁某負何某銀三十萬官畏其勢援無直何者至是何申愬而因縣紳私於君曰歸我我請以三之一爲大令壽君許諾問梁有諸曰有之歸乎曰未也曰吾爲若解減數歸之爾不服笞繫之且收其銜照梁懼以三十萬至君歸何二十萬曰此十萬者壽我者也而顧梁曰何壽我我以畀若若持此歸爾乃吾向所謂減數者也有大盜被獲而誣村農君密召農至衣之靑衣雜徒役立盜前曰某在是矣指示我盜妄指一役君大笑立釋農去縣有行臺書院畜沙地千二百畝其鄰縣南海人爭之成大訟會鄧公廷楨總督兩廣廣

海人或與通家下其事於糧道鄭某而授之意歸地南海君至縣人忿訴君君審疆界而爲地圖通詳諸大吏請發故牘覆按又前至制府白其狀制府怒曰若官三水袒三水耳君對曰下吏官三水袒三水亦情耳公總制兩廣兩廣士民皆赤子而似袒南海何也鄧公卒從其請旣覆按還侵地書院得資以養士者君之力也二十年除知潮州府大埔縣潮與閩接壤旁近數州縣民相約結轉貨四方千百成羣用采色別旗幟爲聚散號川生幫洋烟人中國幫人奇貨居之及
國家嚴禁止下令販賣者死而幫人皆不知揭大旗通

德流遷如故至江西吏掩捕數百人收送廣東獄是時總督林公則徐方按其事錄囚親鞫問窮治其黨蹤于在大埔者三百餘人公檄李同知前至縣名捕君見檄驚曰向者吏不問愚民陷法禁而莫知罪一旦驅三百餘人盡殺之可乎緩其獄訪之多改行或既死子孫有名在薦紳者君喟然曰我不可庇一官而殺無罪三百餘人而同知日責君逗遛數迫促不肯去於是三百餘人者相聚謀曰他州縣苟名在捕中纍纍然行矣殺破家賣妻兒啼號慘呼不忍聞今我曹亦囚也而安居爺不忍我曹顛覆官爺去我曹能自保乎合貲萬餘金賄

同知及督役除其籍而捕無賴不改行與坐他死罪者二十九人送省獄爲洋子岡謝氏婦者與其後夫之殯於山下而哀日下昃必往視之冥卧殯旁必舍之去旦日歸來不食不飢逆說人咎休竒中曰某月某日我且死死而象祀我我降之福及期果死衆翕譁醵金錢肖祀半山亭山鄉城郭洎他州縣數百里無男女老弱貴賤雜沓道路來者日千計私祝語象前婦郎馮人言未來指畫趨避君彌怒曰妖鬼惑愚民而害耕作可乎率徒役往毀其祠投象㵎中罪始事者縣城在萬山中遇大雨水驟漲高於城數尺二十二年七月大水民多漂

溺死生者不能自存君請大吏得帑銀又劃廉俸爲富人倡泛小舟親問疾苦籍戶口存卹之吏無所侵染明年秋水復至君適在郡中急歸縣振救乏絕如前年而李同知者來狀具姓名碑刻既據實書之後見邸抄有殉難官與同姓名恐即係此君特爲諱之方同知潮州司鹽課乞君報鹽場漫淹可冒沒常課銀二萬君堅不許同知銜之譖於巡撫程公矞采曰大埔令不善卹災且賄其家人謀以他事中傷之會大比君以廉官調至省入謁撫撫責問報災稽誤狀君對曰方在府聞災歸縣案行稽戶口以報何緩也撫他顧爲不聞也者故事巡撫責縣令不言舉劾當叩頭謝君爲不

知也者遂離坐不辭而出明日上書自以病乞休程大
怒謂此令倨敖不遜坐規避科場入奏遂罷官既而湖
陽人殺其令張深勢洶洶然知府李君以君得民心使
引兵往曰此行也可起官君笑曰是强我爲馮婦也

水人聞之奉書幣迎君主行臺書院從者數百人父老
子弟日過從道舊故爲歡笑而私斂金奏京師爲君謀
再任君聞急止之曰吾苟襆布襪與諸君論文至樂也
諸君乃重送我入鼎鑊中耶君性鯁直不能事上官始
權知三水三水粵衝也藩司宗人王某經其地資盡計
取諸君乃紿爲謁曰吾舟過縣而被盜君急往入其舟

偏覩無跡陽怒舟人曰盜無跡必若自盜之舟人懼以實告因顧某曰公誣我法當坐某哀請始去由是與藩司有隙而撫怡公頁既抵任而其帑來過縣舟三日不行僕持刺到署徵其給無狀君怒曰以吾爲邑長於此而豪奴敢爾命輛至舟决大聲數僕罪將治以法主人遣內侍乞免始已而愛民若子所至繕城郭固隄防興學校往者大埔試童子商賈富人賂縣官冠其軍君始嚴絕之拔其尤簿書餘暇親督課之縣於是乎知文教其地瘠多貧民婦人耕而樵爲商販徒役半於道卽其夫在庠序不恥也君始教之蠶著蠶桑要術詳其法爲

器皿貽之而召民婦聰穎者來署中使婦女教之縣於
是乎知蠶桑王講行臺既二年子昌汾年十九天君鬱
鬱不得志決計返里門明年十月買舟東歸兩縣耆老
率子弟走送設供帳祖餞餽行牘塡塞街巷有泣下者
而其士大夫與縣之官師相率賦詩歌頌德政諸生載
酒百餘里至胥江雪湖而別於是三水人爲棠蔭祠於
書院之三十六江樓而大埔人祀君於昌黎伯廟中嗚
呼不獲乎上而得於士民者如此其得其失必有能辨
之者君既歸屏居野澤不與邑里通讀書賦詩或彈琴
吹簫用自娛樂以品學教其子弟推所得修脯贍三黨

秀才何松者君甥也幼喪父母其姊聽賢撫之成人誓不復嫁君爲買田成其志自以先世本張氏少時求歸宗不得既成進士以情訴部求復姓亦不得至是購地爲祠堂並祀之所爲詩傲岸悲壯如其人有鴻爪集續集百不能齋集新樂府及蠶桑要術南遊瑣記各若干卷君之將歸也兩縣人爲刻其鴻爪集行於世卒於咸豐元年六月十日年四十有六娶趙氏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卒年二十八繼王氏子昌汾旅死三水君以是歸歸後四年生昌閎君卒昌閎始周歲明年復殤乃以兄子二人昌期昌周爲君後女和龔嫁慈谿縣學

生鄭顯址暨期兄弟將以咸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葬君及趙孺人於縣之金川鄉牛隩山爲王孺人生壙於右而兩殤祔焉顯址以事狀來請表君墓爲條繫其宦績如此

死事陳君墓表 戊辰

咸豐十年鄞有蚱蜢艇之亂始兩廣游民造艇盜浙海前知甯波府者買降之置諸郡中鄞以附郭積受患久之益咆哮設陷穽白晝劫人道無行者十一月二日巡道張公始命陳君籌以鄉勇驅除之不服巷戰君大怒由平橋搗其巢擒斬數十人逐其餘賊平而君亦傷重

二十一日卒年三十六事聞賜廕襲如例君字竹壽縣之姜山人父蘭國子監謄錄君少爲文有奇氣充宗人府供事納粟爲刑部司獄旋改縣丞加知縣引見分發江蘇藩司王壯愍使督淞江海運時安徽用兵道梗餉不達君輕騎前致之卒凱勇防平望援嘉定屢有功又使來徵餉甯波會壯愍撫浙西使終其事而巡道以鄉勇屬之至是而剏蚱蜢艇之難娶徐氏生錫章君卒後殤以弟箴之子倬章後之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葬君姜山之原噫乎二十年來天下多尋奇材擬

能之士皆奮志功名或由韋布秉節鉞而君奔走戎馬抱才不一展遽殞生於區區小醜之中何其屯也然而敬恭桑梓之心可以表矣

贈朝議大夫陳君墓表乙丑

余嘗表陳君阮山之墓歎其命不逮學抱才早世而厥配楊太宜人之能以孝慈成君德也今表其子墨齋君夫婦而重有感焉君諱詔字紫封一字芝峯贈奉直大夫諱士魁之孫贈奉政大夫諱寅之子系本具前表君讀書勤苦經籍精義多手鈔尤留意四明文獻年二十爲鄞學生旣孤事諸父如父而督課其從弟會建支祠

月湖神版祝號至簿正祭器皆君手定之康熙初先世自慈谿來鄞久之與故里浸疏宗人無鬪鬩奉政乃入田舍村訪墓聯族得其緒君復詳稽博考搜抉極委瑣而牒記之始追遠立祭田條治規約以時節往修祀事綴族食復爲行第分別倫次於是兩縣子姓無失序者後數十年嗣大宗建學惠孤寡宗誼粲然而奉政與君椎輪之功不可沒也年三十二道光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累贈至朝議大夫配張氏封太恭人分水教諭錫金女請事君姑君姑腕疾足腫艱步履太恭人親侍盥櫛掖扶出房中置所需坐隅而後視家事起居飲食

未嘗不在側也老人氣血衰大腸祕固十日無後洩胸膈懣悶積不快醫教用豬膽汁雜他藥吹入之則檄下太恭人親吹治之月三兩治以爲常君姑既卒每以先姑慈惠之德教其諸孤始君之卒也諸孤皆髫齔而季女在腹中撫育教誨僅四十年逮於孫曾見其成立劬勞勞苦二黨翕然稱賢母云卒於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年七十三子男二一鑑由貢生議敘鹽運司知事累加至運同銜後太恭人一年卒政鍾由縣學附貢生議敘中書科中書今以兵部主事銜官會稽縣學訓導中同治四年舉人女五其壻監生吳經洵縣學生張善健

同知銜吳經渭贈儒林郎洪家源五品銜
賞戴花翎慈谿費綸鋐孫男八守澤縣學附貢生壽祥
布政司經歷加同知銜康祺清瑞並縣學廩貢生壽祚
布政司理問守丞文億八品銜鶴齡九品銜政鍾登賢
書之歲五月三日合葬君及太恭人於縣西茅草漕流
水橋之西既而來請余文刻墓門嘉道以來迎鳳陳氏
爲鄞著姓房從鼎盛競於爲善而君父子並以劬書彫
天年蘊極則發固當有待而兩世又皆有老壽之賢母
无成代終爲支持其門戶完遺志而穀子孫故其繼懷
既卓然爲賢不負家教其孫又多篤雅能爲根柢之學

雖年少有重名庠序中然則天所以報陳氏而光君德者殆確有在而余以不腆之文表君墓尤不能無厚望於其諸孫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五

男隆壽平甫校字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墓表二

贈文林郎山東臨淄縣知縣洪君墓表 戊辰

人有子成名則顧其子而長歎反告之以其家所以成之之道則不能幾矣然而未嘗不極慕而盛稱之故數十年來吾鄉言教子者皆飫道人口若吾師洪臨淄之贈君其一也謹按君諱秉章本名秉璋字煥庭其先由徽州遷鄞七傳至君曾祖朝彬祖世錫州同知父德隆監生貤贈文林郎履世忠厚貤贈君以勤儉起家尤稱

長者娶趙氏生君君少讀書爲文有法度未成遽遭父毋兄弟之喪棄而賈以養其家厚視遇兄弟子衣食婚嫁沒齒無閒言而教之義方猶子拾遺畢立命往候還其人長子甫生弟病革執君手泣曰阿兄肯以此子破例爲吾子乎泣而諾之旨以少廢儒業稍暇即讀書酒酣對客背誦雖大篇不遺一字臨淄兄弟能就塾爲厚幣延名宿待之竭忠敬今吾鄉人猶能道其軼事君自謂一生樸素非教子無安我者每諸子在塾夜深必待諸室問日中程課爲文成必取視業進則喜不則反覆指示其失得訓之曰汝曹讀古人文能深道其意語語

如頃吾所自爲者則益矣臨淄成諸生君猶及見之於後兄弟相繼取科第爲郡邑大師有重名皆歎曰君之教也治事中肯要明敏而慈厚處三黨友朋必以誠遇困急周之亦無德色有女兒嫁慈谿孔氏忽夜夢其家火詰旦告家人語畢而報至蓋相感以誠者如此年五十一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以臨淄貴由監生贈如其官前夫人施氏贈翁武校尉縣女生一子時雍而卒年三十贈孺人時雍卽後弟者後夫人馬氏贈德慶州知州德大女封太孺人卒年六十八生三子伯諱起蕭是爲吾師道光十一年舉人二十年進士知臨淄

縣仲璇樞十二年舉人季慶齡監生女二一嫁國子監典籍董文珪監生勵孝三孫三輔艮監生輔誥甯波府學廩生輔詩縣學生曾孫五咸豐八年二月八日合葬縣西南淩家岸後十年治墓道於是吾師及慶齡皆前卒璇樞狀其身受與聞諸故老者以表墓命時棟時棟讀其狀往往類吾先大夫之所以教不肖兄弟者見似而瞿怵然吾心則豈惟師門之感宜不敢辭耶嗟乎羨魚不如歸結網好獵不如還家耕世有賢父兄其必來取法也夫

先師王先生墓表　庚子

王先生諱日章字絅齋一字心學初名身棫字穎岐又字秩吳世居鄞之它山曾祖明傑任俠好義奉化人有賣鴨得四千錢者至其地爲無賴所奪忿欲赴水翁飯之償所失以去祖德峻文修敦學射成諸生別墅多竹自號竹莊有竹莊稿一卷先生少學於潘檢討世清之門嶄然見頭角年十四而孤同里宣中書向榮與竹莊故交聞訃意悲愴他日見先生文字喜曰竹莊有子哉抑齋周先生良劭善人倫鑒一日過其鄉儕輩道謁之獨諦視先生曰此子嶷異得邦所謂王生者乎遽相見定爲弟子當竹莊之病革也抱牀大呼曰老母在堂我

奈何死哉先生泣然對曰事大母敢不如大人此時母陳夫人適多病不能事君姑先生承旨奉養家貧無僮僕猥瑣悉親之每夜躬滌溺器娶婦數日不入子舍大母敦迫之往一顧無私言當時有王孝子之目既而祖母卒家益落奔走四方以修脯佐其兄養母母兄先後死一弟二妹三兒子皆幼少先生踽踽然爲家人謀饘粥而益勵其志曰至此不學吾死亡無地矣顧念諸先生後先凋謝無可質難者於是置二編凡士有得則書之凡修身齊家擇交處世以至飲食言語之微曰致曲編自經傳史子以至百家小說之屬曰思問編遇長老

交遊與知於學者不惜出示之往復辨難考鏡得失蓋至是而先生之學由博而精而其自治良苦矣年三十餘始爲甯波府學生已乃食餼於庠累試秋闈不第意常欲有用於世以見經濟嘗曰國家設官無大小雖倅貳皆足利民生何高官者乃叙敘哉然竟不克展其才卒於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二所著自致曲思問外有鑑古編無忘編讀書譜致曲類格言思問類雜考鑑古采古人無忘記今人皆嘉言懿行之可法者讀書譜則讀書之程要也草稿皆巨帙未編卷碑文序記傳贊之屬余編次之爲醉六山房文集四卷末

刻而先刻其詩集四卷行於世初娶鄭氏先生之師行
健女也生一男二女而卒在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
日繼娶馮氏後先生一年卒其年五月余與朱君立淇及
諸弟子合葬之於定山橋南烏山之麓去宅山三里男
曰正嫻先生卒時方六歲二女後嫁陳學壇鮑道粹余
年十八娶朱氏先生實爲[illegible]修明年先生館月湖西曲
余負笈從之及課時文自以意揮寫頃刻千言以爲豪
先生見之驚曰嚮吾見汝十餘歲時所爲文每歎賞謂
非凡兒今不逮還甚何也吾與汝約能舍汝所學而從
我吾教汝不者子歸矣我亦不能師汝也從先生一年

明年與二千人試於郡縣卽連冠其軍蓋余之爲時文實先生教之旣成諸生而先生卒則洪臨淄實教之蓋余於時文所得力者二先生而已矣先生人謹必主吾家每質經義必戒以解經勿新奇論詩文必以古人矩矱又時教我以立身處世之道曰此吾嚮所聞於子之先人者今還以告汝師弟對語恆深夜娓娓歲饑米價騰貴富人相率居之爲奇貨先生歎曰不仁哉夫旣爲貴人則豈有禁其居奇而待價者而獨於穀米遏糴且不可況居之乎夫穀米者生人之所寄命也今其意乃欲使億萬戶飢餓食貴粟而第肥吾一家何不仁如是

嗚呼學足以傳世行足以範後進言足以敦薄夫而困之以貧窮又阨之不永年使其學一無所成就而世遂競以時文稱先生是則深可歎息也夫先生晚歲得羸疾或搆思輒嘔血顧讀書不已交游勸止之先生笑曰吾思之久矣生與學孰貴夫人而知之也夫所以生貴於學者謂惟吾生而後乃可以學也然世固有力學而死者抑豈有不學而即能長生者則是生之數固無與於學之數也豈惟是哉吾又嘗深思之假吾學成而遂不生也吾死之後吾所成之學安在哉室家妻子之奉富貴利達之華以至於千秋萬歲之聲名吾死而遂茫

無知也吾又奚爲是汲汲哉則吾且優游遨嬉以終吾天年以與學不學者同盡已耳而吾乃終思之而瞿然覺也夫如是是天之死我尙不知其何日而吾早先自死於今之日也此吾所以雖病而不敢廢學者也始先生嘗讀書吾家亟爲先義行所賞伯兄交先生最早及余執經事先生不五年而先生遽歿此五年中追隨又尠故知之不詳先生旣殁私欲狀其行事而問生平於先生之弟秩齋秩齋方病不能報我後二年亦卒兄子正煦能守其學今年亦死而其孤正爛方十歲嗟乎石建以親滌廁牏盛稱到今由先生視之常耳而古人如

虞詡李密薛燈之屬皆以順孫付史官先生獨泯沒無聞遺書雖在又以手稿模糊未易整理余懼王氏之學將中絕而後生小子無或知先生者謹次見聞以表墓門雖然此豈足以盡先生哉道光二十年三月弟子徐時棟撰

同治九年余始以先生事大母事狀報學牒縣詳大府請於朝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旨旌表順孫明年二月部咨到浙於是距先生之卒三十有七年矣事狀已錄入集中謹識受

旌歲月於墓表之後

蔣秀才墓版文乙未

蔣秀才者鄞人諱淙字石甫自號浣亭樗庵先生學鏞之季子也少孤能事母母病思食謫君始十歲躡雪覓市上得之旣壯爲童子師久之成諸生兩試於省皆不得志雍乾以來蔣氏號故家大父拭之官翰林其爲諸生名動江浙世所稱季眉先生者也伯父娥埜先生學鏡以進士宰龍南忤上官罷去樗庵先生在其中表全謝山太史之門巍然都講晚以名孝廉專經師席數十年君守其家學出緒餘博一第宜拾芥然而卒之坎廩

終身以諸生老當是時吾鄉黃東井司馬徐悔廬明經董小匏大令並以孝廉弟子主張風雅稱老輩君出與探討相論議入則搜采舊聞著書自樂其成者有春秋表微學春秋私說詩義管窺并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嗟乎士不得志於世凡天下所謂最不快意之事黯然腹受而心知之而嘲笑嫚侮之無故而至者常出於意料冀避之外此不至短氣而死者幾希君以爲浮雲者無與吾身優游詩書之間以終其天年亦可謂難矣旣歿十六年孤子椿追述爲狀來請刻墓之文爲書大略如此

南山陳君墓門記 庚申

陳君諱德栝字東生一字桐伯自號嶧巖曾大父忠元丞世妣董氏以節旌大父信字積德爲善鄉里稱之妣王氏父世浩母鄧氏自大父至君皆國子監生道光十二年余學於先師王絅齋先生是歲開講月湖從先生者十七人半自山中來君與其從兄句山與焉逾二十五年余爲先生子正爛謀娶婦造君以告君慨然贈錢二十千又二年而君歿君少師吾友徐君曙峰治周官爾雅通羣經大義壯歲游學城中銳意進取及遭父喪念大父耄老始棄書指家以養其親距鄞治八十里爲

黃官嶺其下曰南山君世居之余之造君也別久來不易相見極歡命酒道舊故見其二子旣而開門望前山蓊蔚森翳高下皆滿余叩所未見君一一指示我具道其名物與所以宜此者則生人食用悉備於山中蓋其石以爲垣伐其木以爲室取其雜植以爲器皿桑柘麻棉以爲衣稻黍麥菽以爲食蔬菜瓜果茄芋之屬環四時以爲羹柏楮於莽以爲用蒿艾芎藭以爲藥男耕而女織尋常製造家人優爲之其不能則储材以俟歲各有流庸負具以時入其家爲釀酒榨油造紙壓於蘖蟲一歲所需足而去雞豚鵝鴨遊於山魚鼈蝦蟹牣於水

客至臨溪網且籍殺雞採時蔬不入市而咄嗟以辦或需錢命童子往樵荷兩束薪出數里外俄頃持錢歸矣君既無意進取事親教子優游於山中卽山中治生產井井有法度量入爲出歲得餘贏時以其餘潤宗族鄉黨布衣粗糲怏然自足誠不知人生功名富貴烜赫豪縱之復將奚爲也故余贈君詩有滿山試問皆生計避世今知有祕方之句君笑謂余曰亦樂此耶吾劃宅奉君此殊不足君所乎余曰然雖然視君家所寡有者尙三物問何物曰吾性不能一日去書又好遊而不能行使我來居此當先爲我造一葉舟買一頭驢與數萬卷書

耳君笑曰舟驢易耳吾新購二十一史方待君來爲我點勘之嗟乎得失憂患錮於中禍福恐懼鑠於外固宜抑鬱蕉萃蹶其機以扣其生而胥樂吾樂而無悶於世是雖與老彭爭修短可也而遽奄然以死哀哉卒於咸豐九年七月二日年四十六娶趙氏吾友槐江之兄子也同湖講席槐江實爲都講子男二善杰前一年卒次善纘女二嫁祁修鳳居用兩卒之明年孤善纘將葬君家山於是徐君爲狀其家世而以纘來謁曰日月有時請刻其墓噫先師之歸道山今二十五年昔時同學後先凋謝郎優遊山中若槐江句山諸君子並厭棄人世

落落晨星又弱一个此則表君墓門而不能釋然於懷者也

贈奉直大夫陳君墓門記 丙寅

同治五年冬兒子薾以其友陳子益鉒來草堂再拜請曰不肖跋涉山川卜先兆者數年乃九月某日得合葬我考妣於桃源鄉王家漕之原念賫遝奔走生不獲盡一日之養私願以魂魄依倚亦不肖無窮之思故自爲生壙坿其藏而又念碌碌無狀非顯揚可俟其文字之足以信今而傳後者一志我先德刻諸墓門則不肖感且不腐余謝不能薾助之請甚力爲按其狀而書之君

諱圻譜名嘉和字稼荷其先居定海縣之金塘定海今鎭海元時有原澄者始遷鄞西世爲鄞人傳十二世至庠生源生懋懋生陞炟貤贈奉直大夫娶李氏生君君年十一學賈甯海十九父卒痛哭仆地絕而蘇及殯父於堂而比鄰火君驚起苫塊中奔入室負其母避之返至殯火炎炎幾不可嚮邇急號里人而啗之多金曰助我助我衆相顧逡巡有難色君大哭冒烟燄躍入衆呼叫隨之入頃刻挽柩出君有陰相之者既而遷居城中年二十六娶於柴時君兄新寡柴宜人攝家婦共君事母而君服賈歲得贏所以養母益周孳母病夫婦謹視

醫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既爲鮮民思慕不衰時念及父母雖老猶歔欷涕泣其待兄弟與兄弟之子孫並藹然有加惠以暨於宗族生平無矯情飾貌與朋友語箴戒獎引款款有眞意人憚而愛之自奉儉約而常以其餘周三黨緩急歛族自節以食餓者柴宜人之始嬪君也方食貧困苦宜人孝事其君姑劬身操作內外井井益鉎在繈褓而其父柴翁病宜人晨往視翁病夜歸乳兒即大風雨無閒也後君一年卒在同治元年六月朔日年六十三君卒以咸豐十一年正月八日年六十七生子女各一乃者益鉎納粟爲布政司經歷加二級請

封典故君以修職郎贈奉直大夫女嫁倪忠賢嗟乎益
鉎思貽君令名不惜竭其誠以乞言於余或庶幾吾文
傳而君亦與於不泯斯其用意良不爽而惜乎吾文之
未必果足以傳君也然而益鉎愛親之心則可謂無忝
於君耳矣

銘曰惟順親乃爲子其有之是以似營冢塋高義義永
瞻依來傍此孝不匱錫爾類刻辭門尙不愧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六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考一

它山遺德廟從祀考

余既定遺德廟從祀之議祀諸公廟中文而礪之矣顧此議也謝山全先生實先我言之鮚埼集中稱應祀者十有六人謝山之言信於桑梓今所議祀或與不合深懼荒落滋惑後來謹疏鄙意別爲之考博疋君子得以參而正之

宋奉國軍節度使康懿錢公億（祀中室一　諸公結銜竝以來官吾土時）

爲主

宋監明州船場唐公意祀中室二

宋明州簽書判官廳公事張公必南宋以來撫不誤讀楊承議記以公名爲必强以公爲明州人謝山亦沿其誤今始改正詳見集中書從祀碑後及所作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記中祀中室三

宋鄞縣令龔公行修謝山亦以爲里人因楊承議修堰記中稱邑大夫而誤邑大夫者縣令也據寶慶四明志正之祀中室四

宋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秦公棣祀中室五

宋祕閣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副使陳公塏祀中室七

宋觀文殿大學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軍府吳公潛 祀中室九

元鄞縣尹阮公申之 祀中室十

明鄞縣知縣沈公繼美 祀中室十二

宋直祕閣知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魏公峴 謝山作族望表謂公以吉州人來寓於鄞誤矣公嘗作烏金碶記有曰峴世居溪之濱又嘗作將山龍潭廟記其署銜稱新知吉州軍事林制幹作迴沙閘記稱新吉州魏侯攷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即吉州也是公實鄞人而守吉州者詳見余所作魏吉州傳中 祀東室一

宋國史祕丞吏部郎官安公劉 祀東室二

右名宦九人祀中室鄉賢二人祀東室皆與全說合

元慶元路教授潘公夢桂祀東室三

謝山議里人從祀有元潘教官某而佚其名按鄞人潘省元夢桂嘗爲本路教授不聞從事它堰顧嘗築進閣碶碶與堰相近亦有功它山水利者今祀之

宋知鄞縣事虞公大甯

明甯波府推官魏公復琦

明鄞縣知縣沈公猶龍

宋禮部尚書王公應麟

右四人皆全說虞侯作風堋碶者魏司李作魏公堋者沈侯作沈公塘者王侯所爲三碶已改舊貫三公以土

石障它泉下流祀之誠當然廟在它山祀典祗及修它堰者推它堰之上流則祀浚沙建閘諸公推它堰之下流則祀立石變瀞諸公若風堋去它堰遼突夫愈推愈遠即浚治日月湖者亦關西七鄉水利詎不當俎豆之乎且廣侯已有專祀在風堋而魏沈二堪與風堋鄉比宜祀二公於風堋廟中至王尙書之從祀則終不可解徧考傳記及尙書著作無可徵明者袁文清為尙書高弟其修四明志作尙書傳亦無一語及之今里中祠尙書於西郭學問文章瓣香百世而遺德廟中固不忒附和前輩而遽增木主也

宋直寶謨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慶元軍府沿海制置司公事程公覃祀中室六
宋沿海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林公元晉祀中室八
元慶元路總管王公元恭祀中室十一
明甯波府推官朱公欽祀中室十二
明鄞縣知縣洪公艮範祀中室十四
明甯波府同知黃公欅祀中室十五
明甯波府知府鄒公希賢祀中室十六
明鄞縣知縣魏公成忠祀中室十七
明鄞縣知縣張公伯鯨祀中室十八

國朝署鄞縣知縣周公樽祀中十九至

宋嘉定間程提刑浚治它堰慮畫甚遠寶慶四明志延祐四明志又捐貲置淘沙田四十餘畝魏吉州它山水利備覽其後陳府君塏作迴沙閘林制幹實與安吏部提督建造水利備覽元至元間王總管又修治之至正四明志而它堰則明代嘗四修一修於成化宋推官嘉靖甯波志再修於嘉靖沈侯已見謝山議中三修於萬歷洪賁鄒魏四公洪賁圖其始鄒魏成其終皆見周文穆應賓修它山水堰碑而其時之倡議命修巡視諸公姑略之四修於天啟張侯見陸御史世科濬城渠記謝山數祀典既及陳府君安吏部沈侯而九公者無稱焉何也且謝山嘗稱王

總管爲循吏又稱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今不在祀典何也我

朝乾隆朋周侯修築洪水灣堰乾隆鄞縣志則事在謝山後矣

唐佐理築堰十人祀西室一

宋修堰耆民周四按備覽稱周四者亦稱周耆蓋四者行第耆者老稱至正四明志引備覽有陳五耆堰是其證也祀西室二

明佐理修堰耆民王森胡仲道陳鈇王瀾祀西室三

十人佚其姓名佐侯築堰周四南宋時里人惜堰低水泄加石其上皆見水利備覽萬歷時王胡陳王四耆民以巡道

范使君命佐理修堰周文穆修它堰記夫它山距鄞治半百里去官府且遠水利興廢惟里人周知之至鳩工經營尤必藉手鄉老以得成事故諸君之祀不容略也顧里民與諸公錯坐不宜今奉祀西室

唐僧操公

備覽稱其佐侯築堰今有像在侯左不更立主

唐鄞縣尉李均

唐江使太尉鄞俗神廟每爲其神塑立官屬其官號輒曰太尉或曰中軍又爲之造姓氏以實之江使太尉亦其類也

百梁橋有李君廟乾隆鄞縣志謂神名均唐太和中爲

縣尉佐侯築堰有功而其所據者乃修志時之具呈事實不足信也江使爲唐時里中巨族同侯築堰者其說起於明人楊高唐乜山小志晚近之書孤文單證亦不足憑也皆置之

宋寶祐同知馮公 按宋時職曹官但有通判推官判官而無同知知州事舊志署銜如此可駭也

宋淳化同知朱公

宋節度推官朱公 朱氏譜云名伯勁

明萬歷同知龍公 按名德孚

右四公皆塑像侯右龍侯以清復廟田得祀朱推官則

里中朱氏之先也湻祐閒始立洪水石塘魏吉州經理
其事事詳備覽而不言有馮姓者馮公倘與其役然主
中無名宋時圖經不列佐貳無從核也至若湻化朱公
更不知其何人矣四公既立像設以有舉莫廢之義仍
之而新議祀典不之及者於水利無確據也亦慎疑之
道也

廣德湖遺愛廟祀典考

曾南豐記張侯修廣德湖中及創廟亭曰張侯又因其
餘材爲二亭於隄上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
名山上爲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

於此湖者至舒學士和馬粹老修湖詩有曰人指白鶴祠慇懃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貢鯁則知當日祀功吏者爲白鶴廟且知元豐元祐間祀典固依然無恙也其廢不知何時謝山作增定祀典碑云羣公香火僅存一椽似是時尚有留遺者而余問之湖上諸君子則云久無孑遺況謝山之增定之也亦但據南宋圖經若果謝山得見舊主則祀典創於熙甯其時見聞較近神版祝號中必且有爲志乘所未載者何僅僅此數也以是知枌榆香火在謝山時亦不過任刺史一人而已吾嘗謂羣祀之廢必廢於廢湖人之手夫豐惠之廟俗名樓太

師廟即廢湖人廟也既已煥然天下功罪無兩立之理廢之爲是則修之者爲非也廢之者當立廟以血食斯民則修之者爲厲民而其廟固當毀也所謂惡其害己而去之也非有他也而任刺史之幸而得存者則以其增修之政炳然正史蓋其時又必有援唐書地理志以爭之者雖其媚亞之强詞不能掩其功也故得存也嗟乎其人既去其澤既湮其廟既毀豈知數百年後諸君子者相與鄭重而考索之而參定之必使無一人之或遺且以祔祀之旁室爲不足而新卜築焉以與望春白鶴之廟鼎足而相望而王正己之辨況遠之碑滋益詬詈萬喙莫

解固知公道自在人心而湖上諸君子之爲此舉信有功於鄉黨而足以風天下萬世之爲人吏者矣惟二三增損之典與謝山異同且代禩久遠或傾敗散失將令茲修明之舉無可考究是不能已於言也故既爲碑文復作此考而歷敘其人如左

舊祀十七人

唐鄮縣令儲公仙舟舊主題鄞縣令今改正

大歷中於鸎脰湖大加修治之功始更名曰廣德湖見曾南豐廣德湖記及乾道四明圖經

唐御史李公後素

唐明州刺史李公敬方

貞元中任刺史治而大之說見後　而其後民有請湖爲田者大中元年朝廷出御史驗視御史沓詢本末置言者於法湖得不廢御史與刺史皆賦詩刻石見曾記及王檢正水利說

宋奉國軍節度使錢康憲公億舊志有判明州三字按是時以明州爲奉國軍以公爲節度使卽是判明州也不得重疊署之

建隆開集鄉夫萬人開浚見圖經及寶慶四明志

宋知明州事邱公崇元

淳化二年民與州縣吏盜湖爲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

郎公躬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其後遂著之州敕見曾記

宋戸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蘇公耆

大中祥符中湖壞漏復而濬之見圖經

宋吏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明州事李公夷庚

始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李公始正湖界禁冒取而湖始復見許亦開河記及曾記及圖經

宋刑部員外郎知明州事李公照舊主名熙今據曾記及寶慶志改正

內銜亦據志中

宋從事郎張公大有 蓋明州僚佐官不能考其何職矣

天聖景祐閒 此據曾記也王檢正謂在太平興國中誤 民復相率請爲田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驗視力言不可而知州事李公上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李公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爲田者始息從事亦摘唐御史詩作記刻之見曾記及王說

宋鄞縣主簿曾公公望

康定中益治湖見曾記

宋鄞縣令王文公安石 結銜並當以官吾土時爲主推有議則書之舊主題司空贈太傅封荆國鄞縣令今改正

慶歷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

宋鄞縣令張公峋舊主作珣誤又題銜稱提舉兩浙路按舊記張侯去縣而爲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是提舉常平倉也不得但稱提舉且是後官今刪之

熙甯初大修之而建望春白鶴之廟以祀湖神與諸公南豐爲之作記王說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

宋左司員外郎知明州事馬公珫

元豐七年抵任按舒學士有和馬粹老修廣德湖詩又云粹老有修廣德湖新記又有約粹老使君同往它山謁善政侯詩中云西湖按即廣德萬頃蛟龍湫幾年荒棄今則修又云使君之德侯可侔考是時知州事而馬姓者

惟公一人則粹老即公也故謝山祀之又按琉玉恵粹字義亦相比

宋鄞縣令虞公大甯甯字原犯慕陵聖諱今改

舒學士亶撰記稱虞侯作碶既又自州之西開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隨以繕完者凡六所溉田五千五百餘頃蓋大治水政而亦有功於此湖者故謝山祀之今從之

宋鄞縣令段公藻

元祐中修湖隄見舒學士水利記又云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其上刻石載數分守而禁

止之

宋吏部員外郎知明州事葉公棣

元祐中有倡廢湖者舒學士禁止之說見後至崇甯初有俞襄者復陳其議守葉公深非襄襄走都省獻其策蔡京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遁見王說嗚呼京何如人也而能惡俞襄彼謀一時之好官而貽桑梓千百世之禍害者獨何心哉則幷蔡京之不若矣

宋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莊簡公光舊主題資政殿學士今據其人奏時職銜改正之

於是而湖卒廢靖康中謀復之不果說見後宋既南渡紹

興五年莊簡守湖州請興復此湖有奏劄甚詳物議遂轉運使相視報尚書省轉運使言契勘湖既為田更無可復之理於是而湖卒廢余謂此湖學故有兩轉運使而皆無姓名若紹興之轉運使得如至道之轉運使或者開復倘有望乎謝山曰莊簡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亦無聊之極思也今從之

增祀二人按之時代舒學士當在巢吏部之前王檢正當在李莊簡之上今以二人皆鄉人也位諸公之下可也

宋龍圖閣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都鈐轄贈龍圖

閣學士舒公亶

王檢正水利說云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信道鄉居痛詰折之記其事於林村資壽院綠雲亭壁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載焉於是妄者無敢鼓動是則元祐幾廢而持之者學士之力也其功與唐之二李宋之李刑部張從事吳吏部等舒集久亡所謂四利之說今見圖經中援古證今防微杜漸可謂文章之有關實用者既議祀典何可略也論者或以居官忮刻深嫉其人然其事無與於鄉黨也且如荊國之愎害及國家而百世而下不以青苗之禍罷桐鄉之尸

祝則豈得以烏臺之獄微枌社之俎豆哉宋封宋非無以下體此一節要可百世祀而無媿者

宋直祕閣左司員外郎兼檢正王公庭秀

郎著水利說者水利說曰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予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人圍城噫嘻此何時也而望其復乎故余賦鸎脰湖詩有云輕廢尚當全盛日議興況在靖康時深哀之也然而檢正之心則莊簡之心也莊簡祀矣而檢正忽諸可乎說又曰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

後人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是則其意尤可感已抑余更有說者廢湖以後檢正期其復而作水利說而王大卿正己以壻樓氏作廢湖辨拗曲爲直直斥檢正之說而曰當廢論者謂其無復是非之心今作廢湖辨者儼然祔食於廢湖人之廟即樓太師豐惠廟在湖上而不爲作水利說者謀一瓣香於遺愛之祠尤非鄉黨千百世之公論也故亟祀之

舊議祀二人

唐明州刺史吳公謙

王荊公有詩有山色湖光一樣淸之句王尚書應麟據

以爲吳侯廟記記云唐大歷中侯守是邦開西郊之湖
尚書又作詩詩曰廣德湖爲鴻隙陂陂名棠[illegible]社誰敢毀
是廣德實開於吳使君故謝山議祀之然南豐記云李
後素刻石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唐人見聞甚邇不
應湖開於大歷而在大中初而以爲三百年也大歷中
鄮令儲公大修治之更名廣德又不應以方開之湖即
需大加修治而更名也儲公修湖見之曾記見之圖經
而刺史無聞焉又不應以同時有功水利之人而偏舉
其一也尚書記又曰其地爲九里堰因以名廟按即今
濟民廟也去縣治不過九里而去廣德則尚遠然則刺

史所開西郊之湖蓋卽其廟前所謂新河者而必非廣德湖也新河相傳爲宋吳丞相潛所開蓋大歷中開之至是淤塞復開之耳澤民廟祀事甚盛秋成報賽雞豚蔦家固不必據史策軼傳郡乘鈌續王尚書記中語之疑案而奉而廟之於一椽香火中也董大令前列木主無刺史今仍之高隱學亦疑之見敬止錄祠祀攷中

唐明州刺史任公侗

貞元中治湖而大之見曾記及圖經唐書地理志曰增修廣德湖溉田四百頃今白鶴廟已專祀之矣道光初修廟旣成里中復爲之請

封典道光五年

敕封昭應伯諸公竝有功於湖而獨公一人名在正史

世享專祠久久而得荷

聖朝之恩綸則幸不幸之說也今遺愛廟即在其廟之

旁於彼於此不必也不復立主至董大令家狀中有云

府君謀諸里人捐葺白鶴山廟其旁增建祠堂祀宋南

豐曾公介甫王公諸名宦按南豐作修湖記時方通判

越中未與其事也其後來知明州不數月旋去於修城

有功亦未嘗從事此湖也不得祀也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七

男隆壽平甫校字